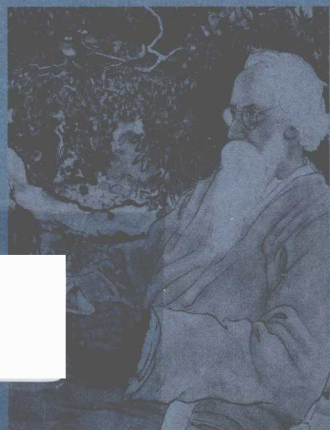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典藏

Selected Poems of Tagore

泰戈尔诗选

[印度] 泰戈尔 / 著 冰心 吴岩 / 译



名家全译本
国际大师插画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世界名著典藏

Selected Poems of Tagore

泰戈尔诗选

[印度] 泰戈尔 / 著 冰心 吴岩 / 译

名家全译本
国际大师插图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诗选 / (印)泰戈尔著;冰心,吴岩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117-2553-0

I. ①泰… II. ①泰… ②冰… ③吴… III. ①诗集—
印度—现代 IV. ①I3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8527 号

泰戈尔诗选

出 版 人:刘明清

策划编辑:苗永姝

责任编辑:苗永姝

特约编辑:陈万亭 张 亮 孙敬艳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35(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55626985(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178 千字

印 张:7.5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译 序

泰戈尔是印度著名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一般认为他首先是个诗人，“他的天才是抒情的”^①。可泰戈尔也有一段夫子自道：“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②

我在1956年曾译过《园丁集》，尽管多少感觉到了近百年前“某一个春天早晨歌唱过的、那生气勃勃的欢乐”，却没有续译泰翁的其他诗篇。直至泰戈尔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以后，才在雨过天晴的日子里，又陆续译了《吉檀迦利》《情人的礼物》（《爱者之贻》）《流萤集》《鸿鹄集》以及附有《断想钩沉》的《泰戈尔抒情诗选》。退休以后，除修订旧译外，又新译了《新月集》《飞鸟集》《采果集》《遐想集》（《游思集》）以及克·克里巴拉尼编选的泰戈尔《集外集》。近十多年来的时间，基本上是在泰戈尔所创造的境界里度过的，云蒸霞蔚，潺潺雨声和悠悠笛声，确实给了我不少美的

① 吉尔伯特·默里语，见《死亡之翼》英译本序言。

② 引自《海上通讯》，载《小说月报》1924年第4号。

享受和愉悦；然而，尽管有时也直觉地“欣然有会意”，但总是朦朦胧胧，似懂非懂，毕竟对泰戈尔的哲学是不大明白的。叶芝给《吉檀迦利》的初版本曾写过一篇序，他认为泰戈尔继承了“一个诗和宗教同为一体的传统”，“从有学问和没有学问的人们那儿采集了比喻和情绪”。我按这个线索去找点材料找点书看，特别是泰戈尔自己写的东西，我想，还是让泰戈尔解释泰戈尔。我不懂孟加拉文，只能找英译本和中国专家的论著；泰戈尔也有自相矛盾或自己也说不清的地方，那就无可奈何了。

无限与有限

我国学者大多认为：泰戈尔固然也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脱胎于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吠檀多》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梵，就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的实质也好，自然或现象世界的实质也好，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

泰戈尔把“梵”或神，看做是“最高真实”，在不同场合，用“世界意识”“最高意识”“无限人格”“绝对存在”等等不同名称称呼它，解释亦不尽相同。泰戈尔以作为“最高意识”或“最高人格”的“梵”或神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作为复杂的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或精神为另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

泰戈尔和传统的《吠檀多》一样，把“梵”或神归根结底解释成一种超越客观世界和人的思维、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绝对的无限的存在。这当然是客观唯心主义。然而，不同的是，泰戈尔认为“梵”或“无限”“本身根本没有意义”，“‘无限’只有在‘有限’中才能表现出来，正像歌（‘无限’）需要歌唱（‘有限’）才

能表现出来一样”。^①这里，泰戈尔拿“有限”（自然、现象世界、人的精神等）去解释“无限”（“梵”或神），这就意味着把作为“无限”的神贬低为一种“有限”的存在。这样，泰戈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就转化成了泛神论。

泰戈尔在《回忆录》中复述歌剧《自然的报复》的故事，说是一个小姑娘把修道士从同“无限”的交往中召回尘世，让他落入人类爱的枷锁中。“修道士回来后认识到伟大存在于渺小之中，无限在有形的界限之内，而灵魂的永久自由则寓于爱之中。只是在爱之光中，一切‘有限’才溶入‘无限’。”这里的修道士的“认识”，其实就是泰戈尔的宇宙观的基本观点。

泰戈尔在《回忆录》里提到《自然的报复》时还说，这歌剧是他后来全部创作的引子或序曲，它涉及的正是他后来在创作中经常涉及的主题：“在‘有限’之内获得‘无限’的喜悦。”倪培耕同志在他的论文中引证了这句话，认为这就是泰戈尔的美学公式。这个公式最终承认：“梵”或“无限”或浑然太一是“最高真实”，获得或反映它，就是获得了最高形式或最完全的美，文学艺术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反映这个“最高真实”。所以，泰戈尔在《人的宗教》里说：“艺术是人的创作灵魂对最高真实的召唤的回答。”

我是赞同倪培耕同志这个意见的；在我所读到的泰戈尔的诗文中，也发现了可与此相呼应、相参证的观点和意见。例如，《断想钩沉》第八十一节里说：“我们的另一个伟大躯体便是世界，我们的这个小小躯体一直渴望着要同它建立起一个圆满的和谐关系。”此中有许多诱因，“然而最伟大的事实，却在于我们的眼睛同世界上的线条、色彩和运动相遇时的喜悦”。他认为“……宇宙里传来一种不断的呼唤，传到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四肢，而对这呼唤的感应，乃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不仅属于我们，而且属于这伟大的世界”。这里的

^① 见泰戈尔《论人格》。

“成就”，指的就是优秀的文艺作品。

我们中国古代的诗人，对山水和自然界的爱好，往往出于情趣的默默契合，至多也不过流露出一点儿禅趣，几乎没有人把大自然看做是神灵的表现，并在其中琢磨出不可思议的妙谛。泰戈尔则不然，这位主张少年时期不妨过一段修道士的生活、自己也经常要静坐默想的诗人，他认为人凭借五官的直觉，遇到自然界或现象世界的色彩、光明、声音、运动，便是一大喜悦，因为他由此听到、感受到了“无限”或“最高真实”的“呼唤”或讯息；人的创作灵魂，对“无限”或“最高真实”的“呼唤”或讯息，作出感应，发为诗歌或创作出其他艺术品来，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奉献。对这样的创作过程，泰戈尔还有一个更加简单明了更加形象化的说法，那就是：“世界的吐气在我们心灵的芦笛上吹奏着什么样的调子，文学就努力反映那个曲调。”

更加形象地道出诗人自己的感受的，当然是他自己的诗篇。试以克·克里巴拉尼编选的泰戈尔的《集外集》第八十一首为例：

你是我生命海岸上的曙色中一抹金黄闪光，

第一朵白净秋花上的一滴露珠。

你是从遥远的天空

俯向尘土的一道彩虹，

一片白云烘托着的

新月的梦，

你是偶然向人间泄露的

天堂的机密。

你是我的诗人的幻景，

出现在我早已忘怀的

呱呱坠地的日子里。

你是那永远不准备说出口的话，

那以镣铐形态到来的自由，

因为你为我打开大门，
让我深入生气勃勃的光明之美。

这首诗里的“你”，尽管泰戈尔没有点明，我以为其实他指的就是“无限”给诗人传送的“机密”“讯息”和幻景，就是“梵”或神或“最高真实”的呼唤，诗人在表达时不过用形象的彩笔稍加点染而已；而贯穿全诗的情绪，就是“在‘有限’之内获得‘无限’的喜悦”。——不过，这回泰戈尔又把“最高真实”的“呼唤”，称之为“天堂的机密”了。

泰戈尔在《断想钩沉》第九十八节里也用过“天堂”这个词儿的。我认为这段话，既可以作为他的美学公式的阐释，又可以作为他这首诗的注解。摘抄恐怕有损原意，好在不长，文字也挺美，谨录全文：“我相信有个理想徘徊在这世界之上，渗透在世界之中——一个关于天堂的理想，它并非仅仅是幻想的产物，它是个根本的现实，万物均在其中，万物都在向它移动。我相信这天堂的幻象可以见之于阳光里，大地的苍翠里，溪水的流动里，春天的欢乐里，冬晨的安宁里，人脸的俊美里，以及情爱的丰富里。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地方，天堂的心灵都是觉醒的，它放出它的声音。这声音送进我们内在的耳朵，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它弹拨调弄我们的生命之竖琴，鼓励我们寄憧憬于无限，就像花把它的芬芳、鸟把它的啁啾送往空中一样。”

解铃还须系铃人，泰戈尔还是由泰戈尔来解释的好。

神 与 人

泰戈尔笔下的神或上帝，可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或伊斯兰教的真主，也不是印度教的大神。

如前所述，泰戈尔的神，和“无限”“梵”是同义词，有时候，他也称之为“最上的人”或“无限的人”。泰戈尔的“神”，可以追

溯到印度中世纪信奉黑天的毗湿奴派等等。这些教派的宣传者有不少是诗人，他们的神不是抽象的，而是人间的，灵肉结合的。他们的神秘主义的颂神的歌曲，往往采取情歌的形式。孟加拉的民间歌手，也拿着单弦琴，来往于乡村之间。歌唱着对天神的爱情之歌。他们崇拜天神，把天神当做朋友和情人，称之为“我的心上人”。例如：

啊，我到哪儿去找他，找我的心上人？
唉，自从我丢失了他，我穿过远远近近的地方，
到处漂泊寻找他。

泰戈尔很喜欢这些民歌，他自己写的诗歌里也回响着他们的情绪和表现手法。

泰戈尔在《什么是艺术》里说：“在印度，我们的文学大部分是宗教性的，因为，与我们同在的神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神；他属于我们的寺庙，也属于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所有恋爱与慈爱的人性关系中，都感觉到他与我们亲近，而在我们的喜庆活动中，他又成了我们的主宾。在开花与结果的季节，在雨季到来的时候，在秋天的累累果实中，我们看到了他的披风的边缘，而且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在我们所崇拜的一切实在对象中，我们崇拜着他。在举凡我们的爱是真挚的地方，我们爱着他。在善良的女人身上，我们感觉到他。在真诚的男人身上，我们认出了他。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再生。那永生的孩子啊。所以宗教歌是我们的情歌……”^①诗人这一段阐释印度的神和宗教文学的话，对于我们理解和领会《吉檀迦利》等等诗集里的颂神诗以及颂儿童诗之类，是很有启发性的。

“神厌恶他们的天堂，羡慕人。”（《流萤集》第三十九首）

① 见《泰戈尔论文学·什么是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版。

看来泰戈尔的神至少是并不经常在天堂里的。孩子们跑出寺庙，坐在尘土里，“神瞧着孩子们玩儿，把僧侣也忘掉了。”（《流萤集》第十七首）可见神也并不是经常在寺庙里的。“神在农民翻耕坚硬泥土的地方，在筑路工人敲碎石子的地方。炎阳下，阵雨里，神都和他们同在，神的袍子上蒙着尘土。脱下你的圣袍，甚至像神一样到尘埃飞扬的泥土里来吧！”（《吉檀迦利》第十一首）可见泰戈尔的神和劳动人民是亲密无间的，神还“同最贫贱、最潦倒的人们之中那些没有同伴的人做伴”（《吉檀迦利》第十首）哩。

泰戈尔的神也相当民主，一点也不专横。“上帝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求索仁爱；魔鬼则搜索奴隶，勒令服从。”（《流萤集》第二十五首）“上帝喜欢在我身上看到的，不是他的仆人，而是为众人服务的上帝自己。”（《流萤集》第一百四十一首）所以，“我工作时上帝敬我，我歌唱时上帝爱我。”（《流萤集》第九十七首）“我反抗的时候，上帝以其战斗荣耀我；我消沉的时候，上帝就不理睬我了。”（《流萤集》第一百九十五首）就由于这个缘故，人的心态也是舒畅的，熟不拘礼的：“你明明是我的主，我却称你为朋友。”（《吉檀迦利》第二首）甚至坦率地说出了轻易不敢说、不肯说的知心话：“我能热爱我的上帝，因为上帝给我以否认上帝的自由。”（《流萤集》第一百四十五首）

泰戈尔相信宇宙万有的基本精神是和谐与协调，认为“爱”可以使“自我”与“无限”联系结合，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这种宗教哲学，发为诗歌，便是既继承“诗和宗教同为一体的传统”，又从民间歌手那儿“采集了比喻和情绪”的《吉檀迦利》中许多对神一往情深的抒情诗。试以《吉檀迦利》第五十六首为例：

事情就是如此，你的欢乐这般充满了我的身心。事情就是如此，你自天而降，来到我的身边。诸天之主啊，如果我不是你的情人，你的情人会在哪儿呢？

你选中我和你共享这一切财富。你的喜悦不断地在我心里奏出音乐。你的意志经常在我的生活里化成形体。

就为了这个缘故，身为万王之王的你，竟打扮自己，来赢得我的心。就为了这个缘故，你的爱情竟消融在你的情人的爱情里，而且你竟以我俩合而为一的美满形象显现。

举这一首为例，主要是因为它在阐释“神人合一”或“梵”“我”合一的哲理时，讲得比较明白清楚。若论艺术地描绘这种“神人合一”的爱，抒发人对神的深情和痴情，这个集子里还有更动人的诗篇。叶芝在他特地给初版本《吉檀迦利》写的序里作了提纲挈领的美的赏析：

“旅人穿着红棕色衣服，以求蒙上尘土也不会显眼；姑娘在她床上寻找着从她那皇家情人的花冠上落下的花瓣，仆人或新娘在空空如也的屋子里等待着主人回家：凡此都是仰慕着神的那颗心的形象。花朵和河流，呜呜吹响的海螺，印度七月里的滂沱大雨，或者是灼人的炎热，凡此都是那颗心在结合或分离之际的情绪的形象。而一个泛舟河上弹奏诗琴的人……就是上帝自身。”叶芝认为：完整的印度民族文化渗透了泰戈尔的想象力。他甚至说：“情人们在互相等待的时候，低吟这些诗篇，就会发觉这种对神的爱是个魔法的海湾，他们自己的更为痛苦的热情，可以在其中沐浴而重新焕发青春。”又是赞颂神秘的神明，又是抒写人对神的一往情深，这种神人结合的思想感情，一般读者至少是不习惯的、不大理解的，总觉得“隔”了一层；然而，仿佛魔法使然，包括西方人在内的读者，还是能直觉地感到诗篇独特的艺术魅力，进入诗人所创造的意境，甚至被它打动了心的，否则叶芝也不会称之为“魔法的海湾”了。我们这儿也有人干脆把这些诗篇当做纯粹的“爱情诗”对待的，那当然是囫囵吞枣，自以为吃到味道了，其实是没有仔细辨别其中的滋味。

泰戈尔颂神，也颂儿童，他写的有关儿童的诗，也不止是收在《新月集》里的那些。他在《渡》（《渡口》）第七十一首里说：

“我牢记我的童年，那时太阳初升，好像我的游戏的小伙伴，常常带着每天早晨的奇观闯到我的床边；那时，对奇迹的信念，每天在我的心里鲜花般开放，我满怀单纯的喜悦，凝望着世界的脸；那时，昆虫鸟兽，寻常的莠草，芳草和云彩，各有其最充分的、奇迹般的价值；那时，夜间潺潺的雨声带来了仙境的梦，黄昏里母亲的声音说出了繁星的意义。……”寥寥几行，便把童年的心态和诗意点染得有声有色。就内容而言，除了写母爱之外，《新月集》里写儿童的诗篇，似乎基本上没超过这个范围。可泰戈尔在《飞鸟集》第二百九十九首里说：“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里重新获得他的童年。”《流萤集》类似这样的带点儿哲理的话，就比较多了，例如：“儿童总是居住在永恒的神秘里，不受历史尘埃的蒙蔽。”（第二十八首）“人生的种种憧憬，装扮成儿童出现。”（第二百三十六首）“孩子啊，你给我的心带来了风和水潺潺相激的声音，花卉默默无言的秘密，云的梦，黎明天空惊讶的寂然凝视。”（第一百六十三首）看来，在泰戈尔的心目中，儿童绝不意味着仅仅是儿童而已。

泰戈尔不失赤子之心。叶芝赞赏他的诗歌富于天真、单纯的特色，说是“文学里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种天真，一种单纯，使小鸟和绿叶显得跟泰戈尔很亲近，就像小鸟和绿叶同儿童很亲近一样”。

“真的，当他说起儿童的时候，他自己的好大一部分似乎就具备这种特色，我们真参不透他究竟是否也在说起圣人哩。”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叶芝毕竟不是东方的诗人：他能凭他的诗人的敏感，觉察到泰戈尔那种独特的天真和单纯，琢磨到他说起儿童时或许在说起圣人，却没有参透泰戈尔说起儿童时也在说起神和神的“呼唤”。

论据是有的，见《断想钩沉》第五十八节。这里摘引几句：“早晨自有它的鸟儿歌唱，而人生的破晓自有儿童的音乐。这人生的乐曲迭句，挟着美的纯净音调，在每一个家庭里传到人们的耳边。”“上帝借助于每一个儿童，在成人的大门口重复它的呼唤”。可见，泰戈尔歌咏儿童，也还是歌咏神（“梵”“无限”）及其呼唤和讯息。所

以，他说：“来自周围儿童的叫喊与歌唱的，那人生的觉醒的呼唤，在我的心里激起了回响；我感觉到造化在儿童的喊叫和唱歌里找到了它自己的声音，造化把儿童的精灵始终搂抱在它的心里。”

叶芝给那本颂神的诗集《吉檀迦利》写的序文中，最后引了第六十首中的两节：“他们用沙子建造房屋，他们用空贝壳游戏，他们用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小船漂浮在茫茫大海上。孩子们游戏在大千世界的海滨。他们不会游泳，他们不会撒网。采珠人潜水寻找珍珠，商人扬帆航行，而孩子们捡来了卵石，又重新把卵石撒掉了。他们不寻求隐藏的财宝，他们不知道如何撒网。”叶芝引证了这几行诗，序文便戛然而止，大概他认为这诗是压卷之作，他也不用多说了。可这诗正好是歌颂孩子的——歌颂那体现在孩子身上的神性，歌颂“上帝借助于每一个儿童，在成人的大门口重复它的呼唤”。泰戈尔既把这首诗收在颂儿童的《新月集》里，又把它列入颂神的《吉檀迦利》里，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爱与恨

泰戈尔相信宇宙万有的基本精神是和谐与协调。他认为佛陀宣讲“和谐的关系”时，讲的不仅是人类的和谐关系，而且是同宇宙万物的和谐关系。“完美的自由处于一种完美的和谐关系之中，并不在于仅仅砍断束缚。”从这个哲理源泉里便流出了他那爱的福音：“只有通过爱才能获悉世界的意义，因为世界是一种爱的表现。它等待着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我们的灵魂的呼应。”（《断想钩沉》第九十六节）——泰戈尔的一部分诗篇，可以说是诗哲的灵魂对宇宙、人类的“和谐关系”以及“世界的爱的表现”所作出的“呼应”。

作为爱的宗教的信奉者，主张协调的手段是一切伟大文明的基础，指望一切矛盾在爱中融化、消失，泰戈尔是天真得有点迂腐了。实际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泰戈尔自己的社会思想就复杂得

很，自相矛盾之处亦复不少，而且并非一成不变，倒是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泰戈尔骨子里是个深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爱神和人，他爱自然和儿童，他爱祖国和人民，当他所热爱的一切受到凌辱和蹂躏的时候，势必自然而然地引起他的愤怒和憎恨。由于事实的教训和印度本土以及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他的头脑也就逐渐清醒起来，终于面对现实，勇敢地站到了反殖、反帝、反法西斯的前列，诗歌也由“光风霁月”一变而为“怒目金刚”。

泰戈尔在年轻时写了不少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篇。他认为物我一如，“我与大地上的一切都是一体”，“我非得表达出我和大地的血缘关系和我对她的亲属之爱不可”。^①泰戈尔以其诗哲的敏感与深情，往往化景物为情思，诗句如行云流水，境界幽远而意味深长。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泰戈尔优美空灵的风景诗则是他灵魂对大自然的呼应，是浸透着他的哲学思想的、他那独特情趣的返照。

泰戈尔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左右，写了大量的爱情诗。他清楚地标明《园丁集》是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的抒情诗”，其实，在《情人的礼物》（《爱者之贻》）、《遐想集》（《游思集》）、《采果集》《鸿鹄集》里，情诗亦复不少。他是入世的，热爱人生而又经常探索生命的哲学；所以他讴歌爱情总离不开歌颂生命。他理想中的爱情是纯真、节制而又充满生命力的，他对神说：“我不要漫无节制的爱，它不过像冒着泡沫的酒，转瞬之间就会从杯中溢出，徒然流失。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清凉纯净，像你的雨，造福干渴的大地，注满家用的陶罐。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渗透到生命的核心，由此蔓延开来，仿佛看不见的树液，流遍生命之树的丫枝，使它开花结果。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使我的心因充满和平而永保安宁。”（《采果集》第六十三首）他认为“爱便是充实圆满的生命”，

① 见泰戈尔所著《孟加拉掠影》。

（《飞鸟集》第二百八十三首）所以他这样讴歌男女之情：“她贴近我的心犹如草原的花贴近大地；她给我的感受是甜蜜的，犹如睡眠之于疲倦的四肢。我对她的爱情，是我旺盛生命的流动，仿佛河水在秋天泛滥，泰然恣意奔腾。我的歌和我的爱情合而为一，就像流水潺潺，同它所有的波浪和激流一起歌唱。”（《情人的礼物》第四首）

所以，泰戈尔的情诗，多半写的是乡村少男少女朴实自然的、“单纯如歌曲”的爱情，往往是“一种欲予故夺、欲露故藏的游戏；一些微笑，一些微微的羞怯。还有一些甜蜜的无用的挣扎”。没有强求和阴影，没有神秘和摸索，更“不曾过度地耽于欢乐而从中榨出痛苦的醇酒”。（《园丁集》第十六首）泰戈尔以清丽的诗句，细腻的笔触，抒写了这些热恋中的男女种种复杂微妙的情绪和心态，特别是写出了他们的痴情：“她村子里的邻居都说她黑——然而她在我心上是朵百合花，是的，虽然并不白皙，真是朵百合花。”（《情人的礼物》第十五首）

“如果我拥有天空和空中所有的繁星，以及世界和世上无穷的财富，我还会要求更多的东西；然而，只要她是属于我的，给我地球上最小的一角，我就心满意足了。”（《情人的礼物》第五首）泰戈尔甚至为一对情人在春天芬芳时辰里的放浪形骸请求宽恕，因为他们“只是在稍纵即逝的片刻里得到了永生”。（《园丁集》第四十四首）

诗哲是开明的、富于人情味的；可他又是主张男子应从“温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男子气概”（《园丁集》第四十八首）的。——全面地了解诗哲关于男女之爱的观点，还得读一下被誉为“空前诗化”的剧本《齐德拉》：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里有个插曲，讲的是英雄阿周那浪游到曼尼普尔，看中了被国王当做男孩子抚育成人的、武艺高强的公主齐德拉，他入赘生子后吻别妻子而去……泰戈尔把情节倒了个个儿，男性化的齐德拉在森林里遇见了阿周那，生平第一次感到她自己是个女人。她爱上了他，他可不喜欢她。她求助于爱神和青春之神，让春花的娇艳附丽于她的五官和四肢。他惊为天神。他着迷了。他求爱，她劝他别把伟大的心贡献给一个幻觉。时

值晚春，落英缤纷，天与地、时间与空间、快乐与痛苦，在一阵狂喜中融合在一起。爱情的最初结合是甜蜜的；可她觉得借来的美貌丽质妨碍着他俩进一步的结合。天堂近在手边，可天堂还没有到手，她甚至觉得美艳的肉体成了她自己的敌人。而他也对官能的欢乐感到匮乏，要求比欢乐更持久的东西，要求女人不仅是个女人；而他自己也想有所行动，去狩猎，去履行刹帝利的任务，为民除盗。他悬想着同齐德拉并驾齐驱、保护人民，可不知道她就是齐德拉。而齐德拉终于摆脱外表的娇艳，露出本色，并作出热情坦率的自白。阿周那终于恍然大悟：“亲爱的，我的生活是美满的了！”泰戈尔的传记作者克·克里巴拉尼说：这个剧本“反映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什么是爱，什么是美，什么是男女关系真正的永恒基础等永久性的问题”。我认为他说的是中肯的；没读过这个剧本的，也可以从情节的发展中体会到泰戈尔的思想。《断想钩沉》第二十三节里有几句话，似乎也可以作为这个剧本的解释：“在爱情里觉醒，并不是在一个甜甜蜜蜜的世界里觉醒，而是觉醒于一个奋身干一番事业的世界里。在那儿，生命通过死亡而获得不朽，欢乐在受苦受难里获得价值。……爱情是灵魂的富裕，因而爱情在敢作敢为和坚韧不拔上显示它的本色。”

作为人道主义者和“爱”的诗人，泰戈尔自然不仅是抒写男女之间的深情热爱的。他的爱要广泛得多、宏大得多。泰戈尔爱众生，在他看来，既然众生都是梵或神的变体，那么每个人就应该是自由平等的。他怀着忧国忧民的深情说道：“印度，在没有摆脱个人和集体的愚昧，普通的人民不被看做真正的人的情况下，地主把他们的农奴仅仅看做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强者践踏弱者被认为是永久法律的情况下，在高种姓轻蔑低种姓像畜牲一样的情况下，是永远不能独立的。”^①他的信念是：“人类的历史，耐心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飞鸟集》第三百一十六首）他以一系列的《故事诗》借古

① 见《印度的将来》。

喻今，反对封建压迫、种姓制度、殉葬劣俗，歌颂抵抗外族统治的英勇斗争，凡此都间接地表达了他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他祈求在上帝的指引下，人们的心灵日益开阔。整个国家终于觉醒起来，进入“自由的天堂”。《吉檀迦利》第三十五首，便是针对当时当地的现实，抒写他的这种理想和祈祷的：“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进入那自由的天堂吧！在那儿，心灵是无畏的，头是昂得高高的；在那儿，知识是自由的；在那儿，世界不曾被狭小家宅的墙垣分割成一块块的；在那儿，语言文字来自真理深处；在那儿，不倦的努力把胳膊伸向完美；在那儿，理智的清流不曾迷失在僵死积习的荒凉沙漠里；在那儿，心灵受你指导，走向日益开阔的思想和行动。”

泰戈尔还认为：印度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权欲横流，社会风气搞坏了；人的精神受到金钱和物质刺激的腐蚀，麻木不仁，不仅人受到人奴役，连人也被物质主义所奴役。对此，泰戈尔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物的世界，在它同爱的世界之间断绝交通的时候，便失去了它的平衡。于是我们就不得不为极低廉的东西，付出灵魂的代价。……于是就引起了可怕的战斗、嫉妒和压迫……我们痛苦地意识到这种事情的邪恶……”（《断想钩沉》第二十四节）为了驱除邪恶，挽救世道人心，他提倡一种精神宗教，用以促进人们从物质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净化心灵，纯洁品格，改变社会风气。泰戈尔的初衷，是希望处于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的印度民族、印度人民早日觉醒，摒弃积习，振奋起来，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宗教后来落入神秘主义的深渊，把物质世界看成是精神世界的投影，梦也比面包真实了。除了其他原因外，这当然是同泰戈尔那时跟反对殖民主义的群众运动格格不入后离群索居、思想矛盾、精神苦闷分不开的。

然而，现实是严峻的，印度本土以及国际上的政治斗争，终于促使泰戈尔的头脑逐渐清醒，跟上了时代的步伐。1919年，英国军队血腥镇压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城的群众，并实行军事管制，泰戈尔听到这